

「艾爾，這個香味是……？」

「我準備的藥浴，可以幫助妳復原傷口。」

浴池裡注滿了浸過藥草的熱水，周遭飄盪著一股獨特香氣。

貝雷絲衣服脫到一半，睏得不自覺停住動作。

她白天帶領黑鷲游擊軍前往達斯卡半島勦滅魔道士，晚上又參加為此舉辦的慶功宴，身體相當疲累，但精神看起來一直都很好。

直到現在，聞著這股香味，壓制的疲勞全數上湧，讓她瞬間感到昏昏欲睡。

「老師？」

艾黛爾賈特注意到她的疲態。

「還是先別泡了？妳很暈的話，我帶妳回房睡覺吧。」

「……先洗澡。」

貝雷絲勉強脫掉衣服走到浴池邊，艾黛爾賈特放心不下地跟在她身後，見她抓起整齊疊在木盤上的棉巾，整個人搖搖欲墜，眼睛都快張不開了。

「讓我來吧。」

艾黛爾賈特果斷出手奪走她手上的棉巾，拿起香皂。

「我幫妳洗，妳就這樣睡著沒關係，我抱妳回去。」

貝雷絲受傷昏迷的半年由她親自照顧，從不假手他人，因此她對貝雷絲的身體瞭若指掌，

幫忙清洗的動作十分熟練。

從脖頸、肩膀、手臂到指尖，然後是胸口、小腹……

仔細為貝雷絲擦洗的同時，艾黛爾賈特的掌心沿途撫過她身上每一吋肌膚，包括最私密的部位，只在碰到貝雷絲後背上的新傷時稍稍遲疑，力道放得更加輕柔小心。

氤氳熱氣中，艾黛爾賈特服侍貝雷絲泡進藥浴，自己也洗淨身體進去，坐在貝雷絲身後讓她靠著，避免傷口撞到池壁。

貝雷絲左肩胛骨上有一道割裂傷，血已經止住，傷口也不深，但周圍泛著詭異的灰黑色。這是今早在達斯卡半島遭遇魔道士偷襲時，貝雷絲挺身保護她、被怪異咒刃擊中造成的。

艾黛爾賈特輕輕撫摸傷口附近的皮膚，眉目間流露出歉疚之情。

「一定很痛吧……」

「不會。」

貝雷絲不知何時醒來，忽然出聲回應她的自言自語。

「傷得不深，還證明了我有足夠的能力保護妳，我非常驕傲。」

貝雷絲說的是真心話，不光是為了安慰她而已。

艾黛爾賈特唇邊泛起苦笑，低頭輕輕倚在她肩膀上。

「老師，總有一天，我們可以什麼都不管，懶洋洋地度過一整天——到那個時候，妳可要陪我一起吃甜點喔。」

「嗯。」貝雷絲點點頭，又問：「妳親手做的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微微一怔，隨即認真思考自己製作甜點的可能性。

「——好，我會請莉絲緹亞跟梅爾賽德司教我。」

「呵呵。」

貝雷絲聽出她對自己廚藝真的很沒自信，擔心只找一位老師學不好。

「老師，妳又笑我……明明我這麼認真在規劃我們的未來。」

艾黛爾賈特假裝惱怒地咬上她肩膀，貝雷絲邊笑邊跟她道歉，感覺不出任何誠意。

「妳在外面明明很少笑的，為什麼在我面前就……」

今晚，卡斯帕爾在慶功宴上講笑話，逗得宴會廳充滿笑聲。

他講的笑話確實好笑，連主位上的艾黛爾賈特都揚起了唇角，她身旁的貝雷絲卻毫無反應，繼續面無表情地喝著飲料。

菲爾迪南特為了炒熱氣氛，當場發起『逗老師大笑』比賽，祭出魔法水晶為獎品，結果完全沒有人獲勝。

唯一有辦法贏的艾黛爾賈特，一開始就被禁止參賽了。

因為，貝雷絲老師跟艾黛爾賈特結為伴侶後，受到不知名因素影響，感情變得更加淡薄，只會因艾黛爾賈特產生可見的情緒波動，這已經是眾所皆知的事實。

艾黛爾賈特暗中猜想，貝雷絲的變化，或許是因為她體內繼承自蕾雅的空龍之血。

傳說，空龍一旦認定了伴侶，就會視伴侶為唯一，不離不棄，直到壽命終結。

不過，傳說畢竟是傳說，古老飄渺，沒辦法驗證正確性。

而貝雷絲對艾黛爾賈特的愛情越發沉溺，卻是發生於當下的事實。

「真是的……」

此時，看貝雷絲笑得那麼開心，艾黛爾賈特也跟著露出微笑。

「老師，妳不睡了嗎？」

「嗯，恢復精神了。」

「明明才睡了一下而已？」

「這個藥浴很有效，能讓身體充份休息。」貝雷絲回過身看她。「而且，還有妳在。」

「還有我在？」艾黛爾賈特迷惑地重複，不太明白她的意思。

貝雷絲緩緩將臉湊到她面前。

「我想抱妳。」

「！」

艾黛爾賈特受到強烈衝擊，雙頰瞬間飛上紅暈。

下一秒，水花飛濺。

貝雷絲伸手將艾黛爾賈特攬入懷裡，低頭深深吻住了她。

兩人互相汲取對方的氣息，唇舌交纏間，身體漸漸火熱起來。

貝雷絲抬起頭，跟艾黛爾賈特傾訴『還想要』的眼神交纏了一瞬，換個方向繼續吻她。怎麼吻都不夠……

貝雷絲體認到自己也很貪婪，一邊吮咬著她的唇瓣，一邊撫摸她的身體。

隱含著灼熱慾求的親密接觸，一點也不粗暴激烈，反而相當溫柔緩緩。

比起火焰，更像流水，將滿溢而出的愛情緩緩傳遞過去。

無論是身或心，貝雷絲都想奉獻給艾黛爾賈特，為保護她而受傷更是感到榮耀至極。

貝雷絲從沒想過自己會這樣深愛一個人，往後的每個日子都有了維生以外的意義。貝雷絲低頭吻著她胸前的傷痕，左手悄悄探向她的腿間。

「啊……！」

被最愛的老師輕輕按住花心時，艾黛爾賈特全身激起一陣愉悅的顫慄。

「嗚……老、師……！」

她喘著氣，在貝雷絲逐步加快的愛撫下挺起腰部，好讓貝雷絲更加深入自己。

手指順著花徑緩緩滑進內部，艾黛爾賈特的身體一瞬間緊繃。

「會痛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搖頭。

貝雷絲觀察她的表情，確實不痛苦，卻像在忍耐著什麼。

貝雷絲憐惜地親了親她的額頭，雙唇順著臉部輪廓滑下，深深吻住她散發幽香的頸部。手指在動作間摸索出了艾黛爾賈特喜歡的節奏，規律地摩擦著她敏感的花徑。

「哈哈、哈……！」

在艾黛爾賈特甜軟的嬌喘聲中，貝雷絲感覺到一些不同於清水觸感的柔液纏在指節上。

「不、不行……老師也要……！」

只想讓她更舒服，貝雷絲扣住她伸向自己的手，更加賣力地取悅著她。

「——我愛妳。」

瀕臨極限時，耳畔傳來貝雷絲的愛語，艾黛爾賈特全身顫抖，在她手中達到了巔峰。

隔天清晨，皇城醫務所。

「嗯，我配製的藥浴果然滿有效的，咒術的氣息完全消失囉！」
雅妮特檢查完貝雷絲背後的傷，滿意地點了點頭。

她在菲爾帝亞的魔道學院工作，對阿加爾塔文明非常感興趣，私下對咒術也小有研究。

昨天傍晚，梅爾賽德司的貓頭鷹送信到她手裡，她看到信中寫著『貝雷絲老師受到咒術攻擊』、『詛咒沒滲入血中，卻沾附在傷口上』，馬上利用『傳送』趕來帝都幫忙配製消除咒術的藥浴，順便見一見正在帝都跟莉斯緹亞交流點心技術的好友。

「老師，幸好妳的傷不太嚴重，養兩天就可以康復了喲。」

梅爾賽德司邊說邊對貝雷絲使用『聖療』，幫忙促進傷口癒合。

「不過梅威，老師的傷口昨天明明止血了，為什麼今天一看又裂開了？」

當滿臉好奇的雅妮特想要追根究底時，艾黛爾賈特忍住掩面衝動，擺出正經肅穆的姿態。

「謝謝兩位幫忙，請務必留下來享受宮宴，我還有重要的國事要處理，就先走一步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往外走了幾步，回頭看向坐著發呆的貝雷絲。

「老師，妳也要來。」

貝雷絲回過神，立刻起身跟上。

留下來的雅妮特和梅爾賽德司面面相覷了一會，突然同時大笑出聲。

「雅妮，妳覺不覺得她們兩個是在逃跑？」

「嗯，很明顯呀！艾黛爾賈特逃跑還不忘帶走老師，跟老師感情真好呢。」

「真羨慕，我們以後也可以變成那樣嗎？」

「咦……？」